

导 言

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史，其核心和主体就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占有并转化为资本积累的过程。对剩余价值规律的认识，是政治经济学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矛盾的主要内容。发现剩余价值，并以明确的概念规定它，以系统的概念体系论证它的规律，是在马克思那里完成的，但这绝非马克思一人之功，而是自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和矛盾形成以来几百年，由若干阶段的经济学家努力探索，乃至辩护性掩饰所交织的历史逻辑的体现。这个逻辑的历史起点是重商主义，经过点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及其解体后的分化，然后才是马克思的统其大成。当然，资本主义经济矛盾并不因马克思规定并论证了剩余价值规律而终结，它还在其矛盾的斗争和妥协中演进着。剩余价值的发现过程也在继续。正是为了探讨这继续着的剩余价值发展史，有必要对重商主义至马克思这几百年间对剩余价值的发现过程，做一番总结和反思。

一、剩余价值的发现是一个历史过程

剩余价值是平凡的、庸俗的，在资本主义社会生活中，它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它从普通的工人手中产生，又落入同样普通的人，即资本家的腰包，这个过程每天都在重复。每个人都看得见它，亲自领受其淡而无奇的姿态，不过是一堆用特殊手段得到的钞票而已！但它又是真正的神奇，它通过众多的触须，抚摸着每个人的心灵，既可使人飞黄腾达，也可使人穷困潦倒。它划分了社会的

阶级和等级，制造了花花绿绿的世界，其中有繁华的别墅，也有破烂的贫民窟。它吸取大部分人的血汗，喂肥了少部分人的肚皮；它是欲望的无底深渊，诱发着各种名誉和利益的追逐；它又是近现代文明的基础，既有物质的建筑和设备，也有精神的著作和表演。围绕剩余价值，制定了资本主义的法律，形成了资本主义的道德和风俗。从它那里既爆发出战争，又“谈判”出和平，为了它出现了“合法”和违法的各种罪行，也为了它修饰出各种公益和慈善。

总之一句话：资本主义的灵魂和奥秘就在这里——剩余价值！

作为一种特殊的经济形态，资本主义与其他经济形态的本质区别就在于它的生产、交换、分配乃至消费等环节都是围绕剩余价值这个核心而运转的。然而在实际生活中，剩余价值并非以其一般形式独立地存在，而是表现为各种特殊的形态，如商业利润、利息、地租、企业利润等等。这些剩余价值的特殊形态，分别存在和作用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各行业和部门，作为形形色色资本的“收入”，并构成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财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渗入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各社会生活领域也都成了剩余价值的“地盘”。不仅经济而且政治、文化、科学、艺术以至“黑社会”的各种“行业”都渗透着剩余价值，也都受其生产和转化的规律支配。

剩余价值是随资本的出现而出现的，它既是资本的儿女，又是资本的父母。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资本和剩余价值，就像鸡生蛋，蛋孵鸡，鸡又生蛋，蛋又孵鸡一样，不断地生产和再生产。资本主义经济就是这样一个大的产鸡场，或者说产蛋车间。由于剩余价值平凡而神奇，由于它直接关系到所有人的命运，特别是资本家的切身利益，从最初的，也是最为表面的剩余价值——商业利润和利息出现以来，就一直有对它的认识和研究。最初阶段，也是最普遍的认识，存在于剩余价值的占有者和支配者资本家那里。资本家，这个近代社会的权贵和专制者，他们的血管里并没有流着特等家族的血，但是手上握有和他同样的普通人的劳动所异化出来的

剩余价值。资本家和工人是“平等”的，也都是“自由”的，为了占有财富和统治社会，他必须适应剩余价值规律，不管他是否有学识，都可以通过经营的经验而切实认识到剩余价值的存在。但从经验到学说，从学说到理论，又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大多数资本家无暇对自己习以为常的现象从理论上探讨，他们也不愿意把事实的真相公之于众。而剩余价值的社会威力，以及资本家的经营需要，又迫切要求对它做理论性认识。这种认识是以资本家的经验与知识分子的学术研究相结合而进行的。从事这种研究的人，有的是兼有资本家和知识分子双重身份的人，如托马斯·孟和大卫·李嘉图，而更多的则是知识分子，如亚当·斯密和马克思等。

对剩余价值的研究，是从代表商业资本家利益的重商主义者开始的，经过古典政治经济学及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瓦解分化，再发展到马克思，才得到全面而系统的理论性认识。这样，我们就可以把剩余价值的发现史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关于特殊形式剩余价值的学说，即上升时期资产阶级对剩余价值的认识；第二阶段，是对上升时期资产阶级剩余价值学说的反思和否定，即地主阶级、小生产者阶级、工人阶级对剩余价值的认识及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对剩余价值本质的掩饰；第三阶段，是剩余价值理论体系的形成，即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剩余价值的系统研究。这三个阶段，历经约五个世纪，它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发展和成熟相统一的，是与剩余价值规律作用发挥的过程同步进行的合乎人类认识规律的研究过程。下面，我们就先对这三个阶段做一简要介绍。

第一阶段：处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时期，形成较系统学说的主要就是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包括重商主义者和古典学派。古典学派又分为创始阶段的配第学说和法国的重农学派，以及这个学派的两个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这个阶段对剩余价值的认识，表现在商业利润、利息、地租、企业利润等各个特殊形态的概念规定，而规定的顺序，与它们随资

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逐步列居经济生活的重点相适应，也与当时的主要经济矛盾相统一。重商主义者是商业资本家意识的集中反映，他们的认识也就突出表现在商业利润上；配第和重农学派都活动在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矛盾比较尖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农业领域扩展的时期，因而他们主要从地租、地价等形式认识剩余价值；斯密和李嘉图的时代，资本主义已在整个经济领域展开，其中生产领域无疑是重点，他们的学说，也就是以企业利润为重点，并从把利润看成剩余价值一般形式的观点出发，来系统地探索各种特殊形式。这一阶段是逐步过渡的，也是不断深化的过程，它充分表现出资产阶级在上升时期的进步性及其学说的科学性，而即使是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也不能得到对剩余价值的系统理论认识，恰好是其阶级局限性的反映。这种进步性和局限性，也就集中表现在李嘉图关于剩余价值一般形式和特殊形式认识的两个矛盾，即不能从劳动价值论说明利润及其平均化上。

第二阶段是剩余价值发现史上一个极为关键的时期，从而影响了对剩余价值发现史的研究。在所有的经济学史教科书中，都没有突出这一阶段。这个阶段处于资产阶级即将取得全面统治、新旧社会的四大阶级——封建社会的领主阶级、小生产者阶级和资本主义社会的资产阶级、工人阶级——生死搏斗的关头。不同的阶级都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而其中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看待剩余价值。与此相适应，他们也都针对资产阶级古典学派的剩余价值学说，特别是李嘉图学说的两个矛盾进行了批判、非难、取舍和歪曲，因此这个时期也可以称作对古典学派剩余价值学说的反思和否定阶段。标志这一阶段开始的第一个经济学家，就是领主阶级代言人马尔萨斯。他极力维护领主贵族的利益，企图从人口的过剩“规律”来否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合理性，并对剩余价值的实质从封建伦理上进行了揭露。马尔萨斯第一个揭开并批判了李嘉图的两个矛盾，开

始了对古典经济学的反思和否定。西斯蒙第作为小生产者的代表，则从“消费第一”的观点出发，把剩余价值看成是对劳动者的掠夺，而且认为剩余价值和社会消费能力之间的矛盾，必将导致经济的危机和社会的动荡。他的结论是取消生产剩余价值的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一个小生产者的理想王国。西斯蒙第不像马尔萨斯那样全面否定古典学派的剩余价值学说，而是吸取了其中所有对劳动者有利的成分，特别是劳动价值论，以此来怀疑和否定古典学派的矛盾，建立自己的“新”体系。地主阶级和小生产者阶级的批判，引起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反击。先是法国的萨伊，他在传播斯密学说的时候，第一次把斯密的学说系统地庸俗化了，或者说把斯密学说的庸俗成分扩展和系统化了。以后，李嘉图学派因为对李嘉图的矛盾进行形式逻辑的辩护而瓦解，开始抛弃劳动价值论，否认其对剩余价值的科学认识。到 19 世纪 30 年代后，资产阶级取得了政治上的统治地位，从而也就促使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更进一步庸俗化，这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完全否认剩余价值的存在。在这四个阶级的代表中，惟有工人阶级的代言人即早期社会主义者，从资产阶级古典学派的剩余价值学说中，发现并坚持了对自己有利的科学成分，并试图以此说明资本主义的各种经济矛盾。它标志着这一阶段科学发展的方向。

第三阶段是马克思吸收、批判、继承、发展前人全部有关剩余价值的学说，揭示剩余价值的一般形式，并说明其各特殊形式，建立系统的剩余价值理论的过程。这一过程大约经过了四十年时间，也正是资本主义取得全面统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处于成熟的阶段，并准备向其没落阶段的帝国主义过渡的时期。从经济发展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成熟，充分暴露其内在的各种矛盾，剩余价值的存在和作用都得到充分的显现。从主观条件上说，马克思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从社会进步和革命的角度，运用唯物史观和辩证法，对各种矛盾进行考察和研究的，他又具有严谨的治学

态度、渊博精深的学识、自我批判的精神。这些条件的综合，就使他能够摘取政治经济学领域的桂冠，即创立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对剩余价值的研究，也有一个辩证的发展过程。在他进行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初期，受德国古典哲学的两个代表人物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影响，以及自己研究程度的限制，他从劳动的异化规定剩余价值，提出了异化劳动假说。这个假说是对剩余价值规律的第一次从一般形态到特殊形态统一的系统认识，虽然它还不很成熟，但却是成熟理论的必要前提。之后，马克思就以他特有的方法，开始了对异化劳动假说的自我批判，同时广泛而深入地研究实际材料和前人的学说，从而完成了从异化劳动假说向剩余价值理论的过渡。到 19 世纪 60 年代初，马克思就着手著述自己关于剩余价值理论的巨著《资本论》，这项工作是他生命最后二十年的主要理论研究，虽说他并没有来得及把这部巨著全部整理和出版，但是，揭示并规定剩余价值规律的理论体系的主体内容，已经完成。

在剩余价值理论体系的形成过程中，有必要强调恩格斯的巨大贡献。他曾先于马克思进行对剩余价值的探讨，并在马克思研究的全过程给予无私的帮助，而且是马克思惟一的讨论对手，并大力宣扬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马克思逝世以后，他又承担起繁重的整理和编辑《资本论》的工作。可以说，剩余价值理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奋斗的结果。

剩余价值理论体系的形成，是剩余价值发现史的集中成果，是近五个世纪无数经济学家探寻、争辩、矛盾、批判、继承的结晶，也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它为人类认识资本主义这个特殊的社会形态，解决其内在矛盾，促进社会的进步，提供了理论依据，是近代科学史上的里程碑。

二、剩余价值发现的历史集中表现了 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规律

虽说早在人类社会之初，就已有经济思想，但作为一门系统的科学，政治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却是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即剩余价值规律发生作用以后开始的。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历史，就是剩余价值发现史。对剩余价值的研究，作为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涉及所有资本主义经济问题，甚至那些不属于政治经济学范畴的统计、会计等方面的问题，也与剩余价值的发现有密切的关系。当然，剩余价值发现史与政治经济学史并非同一个范畴。首先，政治经济学史发展到今天，还包括对社会主义经济矛盾的研究，包括对现代及以后资本主义特殊经济矛盾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历史并没有在马克思那里终结。其次，马克思以前的政治经济学中，还包括财政、经济管理等问题，这些虽然都与剩余价值的发现有密切关系，但因其自身的相对独立性，不应笼统地包括在剩余价值发现史的范畴内。

剩余价值理论是迄今为止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集合性理论体系，它是几百年来人类对经济矛盾系统研究的结果。我们研究政治经济学史，目的就在于揭示其中的发展规律，启发现实的经济研究。对剩余价值发现史的专门研究，就是要探讨其中所体现的政治经济学发展规律。概括起来说，剩余价值发现史中所集中体现的政治经济学发展规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它表明政治经济学与经济矛盾运动及政治、文化的密切关系。政治经济学的产生，是与剩余价值的发展相统一的，正是要探讨如何发展剩余价值，才开始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剩余价值发现史是剩余价值发展史的能动反映，这在它的各个阶段都很突出。为什么人们对剩余价值的认识是从商业利润开始？为什么不

能一开始就把握剩余价值的一般形式，而只对商业利润这个最为表面的特殊形式进行初步研究？其主要原因，就在商业资本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初形态，商业利润就是当时主要的剩余价值特殊形态。剩余价值就是从商业利润、利息到地租，再到利润及利润的平均化逐步过渡的。对剩余价值的发现，也不可能脱离剩余价值的发展史。恩格斯指出：“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发展上加以考察。”^①这对我们了解剩余价值发现史所体现的政治经济学发展规律，是有指导意义的。从重商主义对商业利润的研究，到配第和重农学派对地租、地价等的研究，再到斯密和李嘉图对利润的研究，本身就是对剩余价值的“每一个要素”在其“具有典范形式的发展上”的考察。而马克思之所以能够建立起系统的剩余价值理论，现实的条件，就在于他所处的时代剩余价值已经成为整个社会经济生活的最普遍现象，其中各种矛盾不仅成熟，而且充分暴露出来。

从剩余价值发现史与剩余价值发展史的密切关系，可以看到政治经济学发展规律中的基本点和前提，即政治经济学是经济矛盾运动的反映，是经济矛盾决定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而不是相反。凡是符合规律的政治经济学说，都具备这个基本点。那些企图脱离现实经济关系建立“绝对的”适用于任何社会、任何时期的理论体系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用这种想法进行政治经济学研究，是不可能被政治经济学史所承认的。而把政治经济学与经济生活的关系，集中于剩余价值发现史与剩余价值发展史的关系上，可以能够抓住主要矛盾，并以此为纲，全面展开对经济矛盾的研究。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 第 122 页。

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还需要相应的政治和文化条件，这在剩余价值的发现史中比较明显。重商主义对商业利润的研究，是与当时资产阶级反抗封建统治的政治斗争、封建君主与各邦国割据势力的斗争，以及文艺复兴运动相关的，它本身就是文艺复兴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重农学派则作为法国启蒙运动的一翼，为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斯密、李嘉图的学说，更充分地表明当时的政治条件，并与当时的意识形态相统一。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本身就是社会主义思想发展的关键环节，也是当时国际工人运动的表现。从剩余价值发现史的探讨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政治经济学作为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在政治斗争中的作用，这本身就是带有规律性的，所有的政治经济学家都不能脱离当时的政治和文化条件，来认识经济矛盾。

第二，它表明政治经济学是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在经济理论领域的反映。政治经济学是以概括经济利益为主要内容的科学，它研究以物质利益为基础的社会各阶级的关系，这本身就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矛盾统一的产物。物质利益是人类社会中最敏感的问题，也是阶级矛盾集中的反映。在物质利益方面的惟我排他主义，是资产阶级利益的突出表现。早在 16 世纪初，意大利的马基雅弗利就曾露骨地指出，一个人可以忘记他父亲的被害，但绝不会容忍他遗产的被剥夺。这样的信条一直在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奉行着。剩余价值是资本家的财富，也是物质利益问题中最为突出的问题。它直接关系到资本主义的两个阶级，资本家和雇佣劳动者之间的矛盾，是这两个阶级对立的产物，在资本主义初期，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占有，还关系到领主和小生产者的利益。习惯于把自己看成上帝在人间代表的领主贵族，觉得社会所有的财富都应属于自己，而当资本家因占有剩余价值而逐步取代自己的地位，自然就会感到利益受到了损害。小生产者则是剩余价值生产最初的受害者，他们的破产和贫困，都是剩余价值规律作用的结果。因

此，剩余价值的发展史，也就是资本主义在形成和发展中阶级矛盾的历史。

对剩余价值的理论研究，必不可免地要涉及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而且所有关于剩余价值的学说，都是一定阶级利益的表现。对剩余价值发现史的研究，可以使我们明确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发展规律的重要方面。剩余价值的发现史，也即从重商主义到马克思这个约五百年的历史时期，是社会阶级矛盾激化的时期。在这个过程中，新旧社会的四个主要阶级的代言人，都对剩余价值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这些见解的矛盾和对立，恰好是当时阶级矛盾和斗争的反映。如果说斯密以前的重商主义者和重农主义者还不时地以顺从封建统治的口吻，道出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而斯密之后，不仅资产阶级代表李嘉图及庸俗经济学家，而且封建领主阶级代表马尔萨斯，小生产者代表西斯蒙第，雇佣劳动者阶级代表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都非常明确地表明了自己的阶级性。资产阶级代表千方百计地论证利润这一剩余价值现象形态的合理性。领主阶级代表则不仅攻击资本关系对“社会秩序”的破坏而且揭示了由利润造成的阶级矛盾；小生产者代表则攻击利润的掠夺性及其给自己造成的危害；雇佣劳动者阶级代表从利润中揭示了其本质，即剩余价值，并从剩余价值对资本主义经济矛盾及其发生、发展、灭亡作了规定，从剩余价值规律中看到社会革命的根据和力量。

这些不同阶级的意识，集中反映在对剩余价值及其各特殊形式的规定上，从而成为当时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真实写照。对这一过程的研究，能使我们更加明确政治经济学反映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规律性。

第三，它表明政治经济学发展中逻辑与历史统一的批判继承关系。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最早形成科学体系的社会科学，它的发展，是以概念运动为核心的批判继承过程。这一点，是政治经济

学发展规律的主要特点。逻辑与历史统一的批判继承关系，在剩余价值发现史上表现得非常突出，而政治经济学发展规律的第一方面和第二方面，也在这种批判和继承中得到集中体现。

逻辑与历史统一的批判继承关系，是以概念的运动为核心和主体的，这一点，政治经济学比其他学科更为明显，虽然现代的政治经济学家们往往忽略了本门学科的这一特点和优势，但在历史上，特别是剩余价值发现史中，却是引以为骄傲的。集中而系统的概念运动，是一门科学，特别是社会科学成熟的一个标志，我们说政治经济学先于其他社会科学而建立了科学体系，理由之一就在于此。而那些不注重概念运动的学科，如社会学、人口学等等，至今还未能建立起自己的理论体系。我们在研究剩余价值发现史时，强调和注重本门学科的概念运动，是把握政治经济学发展规律的重要环节。

剩余价值发现史上的概念运动，是围绕剩余价值这个核心概念建立的整个概念体系的形成和发展过程。第一阶段的商业利润和交换价值概念 到地租、地价、利润和劳动价值概念 再到第二阶段的对劳动价值概念的批判、否定、歪曲 以及这一概念的坚持 和随之而来的对利润、地租等剩余价值概念的修订和坚持，以至马克思综合他以前的全部概念运动，提出异化劳动和剩余价值概念，又规定和改造了劳动价值概念与全部关于剩余价值特殊形态的概念，以及各个中介概念，最终形成关于剩余价值理论的概念体系。这是一个链环形的逻辑与历史统一的批判继承过程。其中每一个阶段，乃至每一学派或代表人物，都把自己的思想，建立起一个自成系统的概念体系，这些体系都是当时历史状况和阶级矛盾的反映。它们的逻辑演化，是与历史条件的变化相统一的，以后的学说，在继承以前学说的同时，深入探讨了新的历史条件，并对自己所代表的阶级利益作了更系统的总结，提出了否定以前学说的新学说。新的学说中，既有新历史条件的理论反映，又有学说创立者

认为适宜自己阶级利益的各种以前的观点，并对他所不同意的观点提出了批判或质疑。这些内容，都凝聚于概念的规定、展开、改造和完善、转化等系列运动过程中。

如果说当代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由于信奉实用主义哲学，并采用逻辑实证论的方法，蔑视概念运动，以至造出一大堆含糊不清的概念，从而不易使人发现其中的批判继承关系，那么，剩余价值发现史中，则有这种批判和继承的最集中的体现，从中我们不仅可以发现政治经济学发展的这一重要规律，而且还是我们进行现实经济研究的必要借鉴。

三、剩余价值的发现与社会主义的发展

当我们在这里谈剩余价值发现史与社会主义的关系时，也许有人会说，这是两门学科，它们并没有内在联系。实际上，这不过是出于学院式的观念，按照后人所编写的分门别类的教科书来看问题。

几乎是与剩余价值的发现史同时起步，就形成了社会主义的学说。如果说资产阶级的经济学说是论证和维持剩余价值规律的合理性，那么，社会主义学说一开始，就是以批判资本主义和剩余价值规律，并设想一个能够没有资本统治的新的社会形态为宗旨的。早在重商主义活动的时期，英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创始人托马斯·莫尔(1478—1535年)就在著名的《乌托邦》中对资本原始积累，特别是英国的“羊吃人”现象进行了批判，提出私有制度不废除，人们是无法获得完满的幸福的。虽然莫尔不可能像马克思那样对剩余价值有系统而深刻的理论认识，他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当剩余价值规律刚刚发挥其作用，而且从历史的角度说还是进步的积极的作用时，就认识到它与人性可能的冲突，并对它进行了批判和否定，宣布了资本主义将会被一种更新的、更为合理的社会制度

所取代。

以后，在剩余价值发现史进展的每一步，都有社会主义学说的发现。剩余价值的发现与社会主义学说，可以说是剩余价值规律在理论上的两重反映。前者注重考虑和论证现实矛盾，后者则注重对这种矛盾的解决和预见。我们看到，这是一种同步发展的现象：与重商主义同时的空想社会主义者除莫尔外，还有康帕内拉，他在《太阳城》（1623年）中对海外理想世界的设想，与重商主义者所鼓吹的对全世界财富的现实主义的掠夺，是一个明显的对照。以后在与重农学派活动同为启蒙运动主力军的许多思想家，如摩莱里、马布利以及卢梭等人的著作中，都有过社会主义学说的成分。而在斯密和李嘉图的时代，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也开始了他们广泛而深入的著述和活动。马尔萨斯赖以成名的《人口原理》，首先也就是针对葛德文和孔多塞有关公有制的理想的。当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开始庸俗化的时候，惟有英国的社会主义者，坚持了李嘉图学说的科学成分，并试图本着李嘉图学说的必然逻辑，认识和解决资本主义经济矛盾，以至李嘉图也被“株连”让那些庸俗经济学家们看成“社会主义者”而这些社会主义者又被称为“李嘉图派”。自然，后来人们会提出各种理由论证说，这些早期的社会主义者是“空想”的，甚至可以说其中某些人根本就不是社会主义者，但正是他们对未来社会主义的设想，使人们认识到摆脱剩余价值规律支配的必然性。

马克思是将发现剩余价值和探讨社会主义学说有机地结合起来的伟大思想家，他对人类的主要贡献，也就体现在这两个方面。在他那里，发现剩余价值规律和使社会主义科学化，以及他作为这两方面研究的理论基础——唯物史观，就构成马克思主义的主干。当然，人们可以说马克思有两个或三个伟大发现，实际上，对马克思来说，他只有一个发现，即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这首先就体现在对现实社会的深刻而系统的研究，和对解决现实矛盾途径

的科学认识。正是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建立了剩余价值理论，才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为科学。

剩余价值发现史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体现出来。

第一，剩余价值研究中的每一步新进展，都成为社会主义思想发展的一个契机，前者的成果，也都被吸收进有关的社会主义著作中。而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也都在一定意义上促进了剩余价值的发现。

莫尔的《乌托邦》和康帕内拉的《太阳城》与同期的重商主义著作，都是对资本原始积累的反映。如何看待当时的对外贸易，是重商主义的重点，这些商业资本家的代言人，注重用现实主义的实用手段，赚取和掠夺外国，特别是欧洲以外的各个国家的资源和财富。而社会主义学说创始人，虽然他们当时时还不可能有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和科学的方法论，只能从人道主义和理性出发，以设想未来社会的方式，影射和批判现实。这些设想中的社会，恰好是现实矛盾的又一种反映。有趣的是，最初的社会主义者，也把理想中的社会放在海外，这与重商主义者把海外贸易看成财富来源的观点，既相似而又相异。不难看出，重商主义的经济思想对最初的社会主义学说，是有很大影响的，而且社会主义的这些早期作品，也正是对重商主义的唯利是图思想的批判。

比较一下剩余价值发现史和社会主义史，可以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正是在剩余价值发现取得重大成果，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据统治地位的 18 世纪末到 19 世纪初，社会主义学说也得到了系统的发展。在剩余价值的发现中，从法国的重农学派到英国的斯密和李嘉图，半个世纪多一点的时间内，对剩余价值的研究，已从商业利润进展到对地租、利润的规定，而且在剩余价值的再生产和对剩余价值规律的系统认识上，成就是非常突出的。经过这些政治经济学家的努力，剩余价值的各种特殊形式，以及这些特殊形

式之间的关系，资本主义经济生活中的各种矛盾，都有了比较深入的论证。这些成果，无疑对社会主义学说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法国的社会主义思想家圣西门和傅立叶，都曾受到本国重农学派的影响。特别是他们关于阶级划分以及“纯产品”学说，为他们批判现实社会，并设想解决现实矛盾的途径，提供了必要的材料。而法国重商主义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人柯尔培尔，在全面贯彻重商主义学说中，造成整个经济的混乱现象，又是空想社会主义产生的一个重要客观前提。从圣西门和傅立叶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批判中，还可以看到斯密学说的影响，以及对斯密学说的批判。斯密作为资产阶级代言人，鼓吹财产私有制和自由竞争，而圣西门和傅立叶则都把社会的罪恶归之于私有制，批判并反对竞争。他们所倡导的“实业制度”和“协作制度”都是针对现实的经济矛盾，而且是针对斯密所维护的剩余价值规律的合理性的，是对剩余价值规律的一种否定。圣西门认为，在他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里，政治经济学将成为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准则。在他看来，斯密以前的政治经济学，不过是政治的一个工具，而它的发展，必将与社会的进步一起，摆脱对政治的依附，再充实进哲学的因素，就将使政治依附于自己，或者说把政治包括在政治经济学中。可见，圣西门已经把对政治经济学的变革与对社会的改革统一起来。他们对政治经济学的重视，充分表现出政治经济学对他们学说的影响。

英国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他在经济方面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主要是依据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和利润、工资、地租学说。恩格斯曾指出：“欧文的整个共产主义在进行经济学论战时是以李嘉图为依据的。”^①他还机智地用“马力”和“劳动力”的关系，说明了价值量计算中的难题。欧文的社会主义的理想中，关键的一条就是消灭私有制，取消剩余价值，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 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第18页。

建立公平交换的劳动市场。其他英国早期社会主义者，如《国民困难的原因及其解决办法》的匿名作者，霍吉斯金和莱文斯顿等，则把社会主义学说建立在对剩余价值的深入研究上。他们承继了李嘉图学说中的合理因素，对剩余价值规律作了更进一步的探讨，不仅对资本主义本质有了较明确的认识，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李嘉图学说的矛盾。在剩余价值的发现史上，英国早期社会主义者占有突出的地位。而他们对庸俗经济学家掩饰剩余价值本质的批判，也是对社会主义学说的一个促进，这本身也是社会主义学说受剩余价值发现史影响的一个例子。

在接受剩余价值发现史的影响的同时，社会主义学说也影响到剩余价值发现史。葛德文关于社会主义的一些设想，曾促使马尔萨斯提出其人口论。圣西门和傅立叶的社会主义学说，也是萨伊把斯密学说庸俗化的一个原因。而西斯蒙第之所以能提出其小生产者的社会主义思想，很大程度上是把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小生产化。欧文和英国早期社会主义者的学说，曾经加速了李嘉图学派的解体和庸俗化。这些，在研究剩余价值发现史的过程中，都应给予充分注意。

第二，也是剩余价值发现史和社会主义科学化的关键时期，即马克思将这两门似乎外在的学科，综合起来研究，从而建立起以剩余价值理论为基础的科学社会主义。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常把自己的全部学说用“科学的社会主义学说”来概括，其中主体部分，就是剩余价值理论。只是后人在对马克思主义做学院式的分门别类研究和教授时，才把剩余价值理论归入政治经济学，把从剩余价值理论引申出来的关于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必然性，通向共产主义的途径，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等，算作“科学社会主义”的内容。但从马克思的学说体系，以及恩格斯的有关论述来看，科学社会主义是包括剩余价值理论在内的。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

的发展》一书的第一句话就是：“现代社会主义就其内容来说 首先是对统治于现代社会中的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阶级对立和统治于生产中的无政府状态这两方面进行考察的结果。”^①

恩格斯论述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根据，就在于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论。可见，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社会主义学说是由三大部分组成的，一是唯物史观，这是整个学说的基础，二是剩余价值论，这是对现实社会的科学认识，是共产主义赖以产生的根据，三是对共产主义社会的预见及其实现的条件和手段的论述。因此，我们也从这个意义上，来探讨剩余价值发现史的最高成就，即剩余价值理论和社会主义科学化的关系。

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其直接的理论来源，就是以前剩余价值发现史中所有的科学成分，而且不但有对科学的吸收，还有对庸俗成分的批判。但这绝非学院式的师承关系，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出发点，就是要为社会主义学说的科学化寻找坚实的论据。如果不接受社会主义学说的影响，以及对之所产生的各种疑问，很难设想马克思会以毕生的精力从事剩余价值规律的研究。在他最初的政治经济学著作中，对剩余价值的认识集中表现为“异化劳动”学说 这个学说的基干 就是从劳动的演化过程 即未被异化的阶段、异化阶段和异化清除阶段来批判现实、设想未来的。对现实的批判和对未来的设想是统一的。《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早期思想的总结，也被专门研究“科学社会主义”的人称为这门学科成熟的标志。但是，《共产党宣言》的主要内容 就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分析，是对他的异化劳动假说的概括。社会主义科学化的主要根据，就是从异化劳动假说发展来的剩余价值理论。《资本论》作为剩余价值理论的系统表述，不仅其中包含着在分析剩余价值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第404页。